紅樓夢/第045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第四十五回　金蘭契互剖金蘭語　風雨夕悶製風雨詞

話說鳳姐兒正撫恤平兒，忽見眾姊妹進來，忙讓坐了，平兒斟上茶來。鳳姐兒笑道：“今兒來的這麼齊，倒象下貼子請了來的。”探春笑道：“我們有兩件事：一件是我的，一件是四妹妹的，還夾著老太太的話。”鳳姐兒笑道：“有什麼事，這麼要緊？”探春笑道：“我們起了個詩社，頭一社就不齊全，眾人臉軟，所以就亂了。我想必得你去作個監社御史，鐵面無私才好。再四妹妹為畫園子，用的東西這般那般不全，回了老太太，老太太說：‘只怕後頭樓底下還有當年剩下的，找一找，若有呢拿出來，若沒有，叫人買去。’”鳳姐笑道：“我又不會作什麼濕的乾的，要我吃東西去不成？”探春道：“你雖不會作，也不要你作。你只監察著我們里頭有偷安怠惰的，該怎麼樣罰他就是了。”鳳姐兒笑道：“你們別哄我，我猜著了，那里是請我作監社御史！分明是叫我作個進錢的銅商。你們弄什麼社，必是要輪流作東道的。你們的月錢不夠花了，想出這個法子來拗了我去，好和我要錢。可是這個主意？”一席話說的眾人都笑起來了。李紈笑道：“真真你是個水晶心肝玻璃人。”鳳姐兒笑道：“虧你是個大嫂子呢！把姑娘們原交給你帶著念書學規矩針線的，他們不好，你要勸。這會子他們起詩社，能用幾個錢，你就不管了？老太太，太太罷了，原是老封君。你一個月十兩銀子的月錢，比我們多兩倍銀子。老太太，太太還說你寡婦失業的，可怜，不夠用，又有個小子，足的又添了十兩，和老太太，太太平等。又給你園子地，各人取租子。年終分年例，你又是上上分兒。你娘兒們，主子奴才共總沒十個人，吃的穿的仍舊是官中的。一年通共算起來，也有四五百銀子。這會子你就每年拿出一二百兩銀子來陪他們頑頑，能幾年的限？他們各人出了閣，難道還要你賠不成？這會子你怕花錢，調唆他們來鬧我，我樂得去吃一個河枯海乾，我還通不知道呢！”

李紈笑道：“你們聽聽，我說了一句，他就瘋了，說了兩車的無賴泥腿市俗專會打細算盤分斤撥兩的話出來。這東西虧他托生在詩書大宦名門之家做小姐，出了嫁又是這樣，

他還是這麼著，若是生在貧寒小戶人家，作個小子，還不知怎麼下作貧嘴惡舌的呢！天下人都被你算計了去！昨兒還打平兒呢，虧你伸的出手來！那黃湯難道灌喪了狗肚子里去了？氣的我只要給平兒打報不平兒。忖奪了半日，好容易‘狗長尾巴尖兒’的好日子，又怕老太太心里不受用，因此沒來，究竟氣還未平。你今兒又招我來了。給平兒拾鞋也不要，你們兩個只該換一個過子才是。”說的眾人都笑了。鳳姐兒忙笑道：“竟不是為詩為畫來找我，這臉子竟是為平兒來報仇的。竟不承望平兒有你這一位仗腰子的人。早知道，便有鬼拉著我的手打他，我也不打了。平姑娘，過來！我當著大奶奶姑娘們替你賠個不是，擔待我酒後無德罷。”說著，眾人又都笑起來了。李紈笑問平兒道：“如何？我說必定要給你爭爭氣才罷。”平兒笑道：“雖如此，奶奶們取笑，我禁不起。”李紈道：“什麼禁不起，有我呢。快拿了鑰匙叫你主子開了樓房找東西去。”

鳳姐兒笑道：“好嫂子，你且同他們回園子里去。才要把這米帳合算一算，那邊大太太又打發人來叫，又不知有什麼話說，須得過去走一趟。還有年下你們添補的衣服，還沒打點給他們做去。”李紈笑道：“這些事我都不管，你只把我的事完了我好歇著去，省得這些姑娘小姐鬧我。”鳳姐兒忙笑道：“好嫂子，賞我一點空兒。你是最疼我的，怎麼今兒為平兒就不疼我了？往常你還勸我說，事情雖多，也該保養身子，撿點著偷空兒歇歇，你今兒反倒逼我的命了。況且誤了別人的年下衣裳無礙，他姊妹們的若誤了，卻是你的責任，老太太豈不怪你不管閒事，這一句現成的話也不說？我宁可自己落不是，豈敢帶累你呢。”李紈笑道：“你們聽聽，說的好不好？把他會說話的！我且問你，這詩社你到底管不管？”鳳姐兒笑道：“這是什麼話，我不入社花幾個錢，不成了大觀園的反叛了，還想在這里吃飯不成？明兒一早就到任，下馬拜了印，先放下五十兩銀子給你們慢慢作會社東道。過後幾天，我又不作詩作文，只不過是個俗人罷了。‘監察’也罷，不‘監察’也罷，有了錢了，你們還攆出我來！”說的眾人又都笑起來。鳳姐兒道：“過會子我開了樓房，凡有這些東西都叫人搬出來你們看，若使得，留著使，若少什麼，照你們單子，我叫人替你們買去就是了。畫絹我就裁出來。那圖樣沒有在太太跟前，還在那邊珍大爺那里呢。說給你們，別碰釘子去。我打發人取了來，一并叫人連絹交給相公們礬去，如何？”李紈點首笑道：“這難為你，果然這樣還罷了。既如此，咱們家去罷，等著他不送了去再來鬧他。”說著，便帶了他姊妹就走。鳳姐兒道：“這些事再沒兩個人，都是寶玉生出來的。”李紈聽了，忙回身笑道：“正是為寶玉來，反忘了他。頭一社是他誤了。我們臉軟，你說該怎麼罰他？”鳳姐想了一想，說道：“沒有別的法子，只叫他把你們各人屋子里的地罰他掃一遍才好。”眾人都笑道：“這話不差。”

說著才要回去，只見一個小丫頭扶了賴嬤嬤進來。鳳姐兒等忙站起來，笑道：“大娘坐。

”又都向他道喜。賴嬤嬤向炕沿上坐了，笑道：“我也喜，主子們也喜。若不是主子們的恩典，我們這喜從何來？昨兒奶奶又打發彩哥兒賞東西，我孫子在門上朝上磕了頭了。”李紈笑道：“多早晚上任去？”賴嬤嬤歎道：“我那里管他們，由他們去罷！前兒在家里給我磕頭，我沒好話，我說：‘哥哥兒，你別說你是官兒了，橫行霸道的！你今年活了三十歲，雖然是人家的奴才，一落娘胎胞，主子恩典，放你出來，上托著主子的洪福，下托著你老子娘，也是公子哥兒似的讀書認字，也是丫頭，老婆，奶子捧鳳凰似的，長了這麼大。你那里知道那‘奴才’兩字是怎麼寫的！只知道享福，也不知道你爺爺和你老子受的那苦惱，熬了兩三輩子，好容易掙出你這麼個東西來。從小兒三災八難，花的銀子也照樣打出你這麼個銀人兒來了。到二十歲上，又蒙主子的恩典，許你捐個前程在身上。你看那正根正苗的忍饑挨餓的要多少？你一個奴才秧子，仔細折了福！如今樂了十年，不知怎麼弄神弄鬼的，求了主子，又選了出來。州縣官兒雖小，事情卻大，為那一州的州官，就是那一方的父母。你不安分守己，盡忠報國，孝敬主子，只怕天也不容你。”李紈鳳姐兒都笑道：“你也多慮。我們看他也就好了。先那幾年還進來了兩次，這有好幾年沒來了，年下生日，只見他的名字就罷了。前兒給老太太，太太磕頭來，在老太太那院里，見他又穿著新官的服色，倒發的威武了，比先時也胖了。他這一得了官，正該你樂呢，反倒愁起這些來！他不好，還有他父親呢，你只受用你的就完了。閒了坐個轎子進來，和老太太斗一日牌，說一天話兒，誰好意思的委屈了你。家去一般也是樓房廈廳，誰不敬你，自然也是老封君似的了。”

平兒斟上茶來，賴嬤嬤忙站起來接了，笑道：“姑娘不管叫那個孩子倒來罷了，又折受我。”說著，一面吃茶，一面又道：“奶奶不知道。這些小孩子們全要管的嚴。饒這麼嚴，他們還偷空兒鬧個亂子來叫大人操心。知道的說小孩子們淘氣，不知道的，人家就說仗著財勢欺人，連主子名聲也不好。恨的我沒法兒，常把他老子叫來罵一頓，才好些。”因又指寶玉道：“不怕你嫌我，如今老爺不過這麼管你一管，老太太護在頭里。當日老爺小時挨你爺爺的打，誰沒看見的。老爺小時，何曾象你這麼天不怕地不怕的了。還有那大老爺，雖然淘氣，也沒象你這扎窩子的樣兒，也是天天打。還有東府里你珍哥兒的爺爺，那才是火上澆油的性子，說聲惱了，什麼兒子，竟是審賊！如今我眼里看著，耳朵里聽著，那珍大爺管兒子倒也象當日老祖宗的規矩，只是管的到三不著兩的。他自己也不管一管自己，這些兄弟侄兒怎麼怨的不怕他？你心里明白，喜歡我說，不明白，嘴里不好意思，心里不知怎麼罵我呢。”正說著，只見賴大家的來了，接著周瑞家的張材家的都進來回事情。鳳姐兒笑道：“媳婦來接婆婆來了。”賴大家的笑道：“不是接他老人家，倒是打聽打聽奶奶姑娘們賞臉不賞臉？”賴嬤嬤聽了，笑道：“可是我糊涂了，正經說的話且不說，且說陳穀子爛芝麻的混搗熟。因為我們小子選了出來，眾親友

要給他賀喜，少不得家里擺個酒。我想，擺一日酒，請這個也不是，請那個也不是。又想了一想，托主子洪福，想不到的這樣榮耀，就傾了家，我也是願意的。因此吩咐他老子連擺三日酒：頭一日，在我們破花園子里擺幾席酒，一臺戲，請老太太，太太們，奶奶姑娘們去散一日悶，外頭大廳上一台戲，擺幾席酒，請老爺們，爺們去增增光，第二日再請親友，第三日再把我們兩府里的伴兒請一請。熱鬧三天，也是托著主子的洪福一場，光輝光輝。”李紈鳳姐兒都笑道：“多早晚的日子？我們必去，只怕老太太高興要去也定不得。”賴大家的忙道：“擇了十四的日子，只看我們奶奶的老臉罷了。”鳳姐笑道：“別人不知道，我是一定去的。先說下，我是沒有賀禮的，也不知道放賞，吃完了一走，可別笑話。”賴大家的笑道：“奶奶說那里話？奶奶要賞，賞我們三二萬銀子就有了。”賴嬤嬤笑道：“我才去請老太太，老太太也說去，可算我這臉還好。”說畢又叮嚀了一回，方起身要走，因看見周瑞家的，便想起一事來，因說道：“可是還有一句話問奶奶，這周嫂子的兒子犯了什麼不是，攆了他不用？”鳳姐兒聽了，笑道：“正是我要告訴你媳婦，事情多也忘了。賴嫂子回去說給你老頭子，兩府里不許收留他小子，叫他各人去罷。”

賴大家的只得答應著。周瑞家的忙跪下央求。賴嬤嬤忙道：“什麼事？說給我評評。”鳳姐兒道：“前日我生日，里頭還沒吃酒，他小子先醉了。老娘那邊送了禮來，他不說在外頭張羅，他倒坐著罵人，禮也不送進來。兩個女人進來了，他才帶著小幺們往里抬。小幺們倒好，他拿的一盒子倒失了手，撒了一院子饅頭。人去了，打發彩明去說他，他倒罵了彩明一頓。這樣無法無天的忘八羔子，不攆了作什麼！”賴嬤嬤笑道：“我當什麼事情，原來為這個。奶奶聽我說：他有不是，打他罵他，使他改過，攆了去斷乎使不得。他又比不得是咱們家的家生子兒，他現是太太的陪房。奶奶只顧攆了他，太太臉上不好看。依我說，奶奶教導他幾板子，以戒下次，仍舊留著才是。不看他娘，也看太太。”鳳姐兒聽說，便向賴大家的說道：“既這樣，打他四十棍，以後不許他吃酒。”賴大家的答應了。周瑞家的磕頭起來，又要與賴嬤嬤磕頭，賴大家的拉著方罷。然後他三人去了，李紈等也就回園中來。至晚，果然鳳姐命人找了許多舊收的畫具出來，送至園中。寶釵等選了一回，各色東西可用的只有一半，將那一半又開了單子，與鳳姐兒去照樣置買，不必細說。

一日，外面礬了絹，起了稿子進來。寶玉每日便在惜春這里幫忙。探春，李紈，迎春，寶釵等也多往那里閒坐，一則觀畫，二則便于會面。寶釵因見天氣涼爽，夜复漸長，遂至母親房中商議打點些針線來。日間至賈母處王夫人處省候兩次，不免又承色陪坐閒話半時，園中姊妹處也要度時閒話一回，故日間不大得閒，每夜燈下女工必至三更方寢。

黛玉每歲至春分秋分之後，必犯嗽疾，今秋又遇賈母高興，多游玩了兩次，未免過勞了神，近日又复嗽起來，覺得比往常又重，所以總不出門，只在自己房中將養。有時悶了，又盼個姊妹來說些閒話排遣，及至寶釵等來望候他，說不得三五句話又厭煩了。眾人都体諒他病中，且素日形体嬌弱，禁不得一些委屈，所以他接待不周，禮數粗忽，也都不苛責。

這日寶釵來望他，因說起這病症來。寶釵道：“這里走的幾個太醫雖都還好，只是你吃他們的藥總不見效，不如再請一個高明的人來瞧一瞧，治好了豈不好？每年間鬧一春一夏，又不老又不小，成什麼？不是個常法。”黛玉道：“不中用。我知道我這樣病是不能好的了。且別說病，只論好的日子我是怎麼形景，就可知了。”寶釵點頭道：“可正是這話。古人說‘食穀者生’，你素日吃的竟不能添養精神氣血，也不是好事。”黛玉歎道：“‘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’，也不是人力可強的。今年比往年反覺又重了些似的。”說話之間，已咳嗽了兩三次。寶釵道：“昨兒我看你那藥方上，人參肉桂覺得太多了。雖說益氣補神，也不宜太熱。依我說，先以平肝健胃為要，肝火一平，不能克土，胃氣無病，飲食就可以養人了。每日早起拿上等燕窩一兩，冰糖五錢，用銀銚子熬出粥來，若吃慣了，比藥還強，最是滋陰補氣的。”

黛玉歎道：“你素日待人，固然是极好的，然我最是個多心的人，只當你心里藏奸。從前日你說看雜書不好，又勸我那些好話，竟大感激你。往日竟是我錯了，實在誤到如今。細細算來，我母親去世的早，又無姊妹兄弟，我長了今年十五歲，竟沒一個人象你前日的話教導我。怨不得雲丫頭說你好，我往日見他贊你，我還不受用，昨兒我親自經過，才知道了。比如若是你說了那個，我再不輕放過你的，你竟不介意，反勸我那些話，可知我竟自誤了。若不是從前日看出來，今日這話，再不對你說。你方才說叫我吃燕窩粥的話，雖然燕窩易得，但只我因身上不好了，每年犯這個病，也沒什麼要緊的去處。請大夫，熬藥，人參肉桂，已經鬧了個天翻地覆，這會子我又興出新文來熬什麼燕窩粥，老太太，太太，鳳姐姐這三個人便沒話說，那些底下的婆子丫頭們，未免不嫌我太多事了。你看這里這些人，因見老太太多疼了寶玉和鳳丫頭兩個，他們尚虎視耽耽，背地里言三語四的，何況于我？況我又不是他們這里正經主子，原是無依無靠投奔了來的，他們已經多嫌著我了。如今我還不知進退，何苦叫他們咒我？”寶釵道：“這樣說，我也是和你一樣。”黛玉道：“你如何比我？你又有母親，又有哥哥，這里又有買賣地土，家里又仍舊有房有地。你不過是親戚的情分，白住了這里，一應大小事情，又不沾他們一文半個，要走就走了。我是一無所有，吃穿用度，一草一紙，皆是和他們家的姑娘一樣，那起小人豈有不多嫌的。”寶釵笑道：“將來也不過多費得一副嫁妝罷了，如今也

愁不到這里。”黛玉聽了，不覺紅了臉，笑道：“人家才拿你當個正經人，把心里的煩難告訴你聽，你反拿我取笑兒。”寶釵笑道：“雖是取笑兒，卻也是真話。你放心，我在這里一日，我與你消遣一日。你有什麼委屈煩難，只管告訴我，我能解的，自然替你解一日。我雖有個哥哥，你也是知道的，只有個母親比你略強些。咱們也算同病相怜。你也是個明白人，何必作‘司馬牛之歎’？你才說的也是，多一事不如省一事。我明日家去和媽媽說了，只怕我們家里還有，與你送幾兩，每日叫丫頭們就熬了，又便宜，又不驚師動眾的。”黛玉忙笑道：“東西事小，難得你多情如此。”寶釵道：“這有什麼放在口里的！只愁我人人跟前失于應候罷了。只怕你煩了，我且去了。”黛玉道：“晚上再來和我說句話兒。”寶釵答應著便去了，不在話下。

這里黛玉喝了兩口稀粥，仍歪在床上，不想日未落時天就變了，淅淅瀝瀝下起雨來。秋霖脈脈，陰晴不定，那天漸漸的黃昏，且陰的沉黑，兼著那雨滴竹梢，更覺凄涼。知寶釵不能來，便在燈下隨便拿了一本書，卻是《樂府雜稿》，有《秋閨怨》《別離怨》等詞。黛玉不覺心有所感，亦不禁發于章句，遂成《代別離》一首，擬《春江花月夜》之格，乃名其詞曰《秋窗風雨夕》。其詞曰：

秋花慘淡秋草黃，耿耿秋燈秋夜長。

已覺秋窗秋不盡，那堪風雨助凄涼！

助秋風雨來何速！驚破秋窗秋夢綠。

抱得秋情不忍眠，自向秋屏移淚燭。

淚燭搖搖熬短檠，牽愁照恨動離情。

誰家秋院無風入？何處秋窗無雨聲？

羅衾不奈秋風力，殘漏聲催秋雨急。

連宵脈脈复颼颼，燈前似伴離人泣。

寒煙小院轉蕭條，疏竹虛窗時滴瀝。

不知風雨幾時休，已教淚灑窗紗濕。

吟罷擱筆，方要安寢，丫鬟報說：“寶二爺來了。”一語未完，只見寶玉頭上帶著大箬笠，身上披著蓑衣。黛玉不覺笑了：“那里來的漁翁！”寶玉忙問：“今兒好些？吃了藥沒有？今兒一日吃了多少飯？”一面說，一面摘了笠，脫了蓑衣，忙一手舉起燈來，一手遮住燈光，向黛玉臉上照了一照，覷著眼細瞧了一瞧，笑道：“今兒氣色好了些。”

黛玉看脫了蓑衣，里面只穿半舊紅綾短襖，繫著綠汗巾子，膝下露出油綠綢撒花褲子，底下是掐金滿繡的綿紗襪子，靸著蝴蝶落花鞋。黛玉問道：“上頭怕雨，底下這鞋襪子是不怕雨的？也倒乾淨。”寶玉笑道：“我這一套是全的。有一雙棠木屐，才穿了來，脫在廊檐上了。”黛玉又看那蓑衣斗笠不是尋常市賣的，十分細致輕巧，因說道：“是什麼草編的？怪道穿上不象那刺蝟似的。”寶玉道：“這三樣都是北靜王送的。他閒了下雨時在家里也是這樣。你喜歡這個，我也弄一套來送你。別的都罷了，惟有這斗笠有趣，竟是活的。上頭的這頂兒是活的，冬天下雪，帶上帽子，就把竹信子抽了，去下頂子來，只剩了這圈子。下雪時男女都戴得，我送你一頂，冬天下雪戴。”黛玉笑道：“我不要他。戴上那個，成個畫兒上畫的和戲上扮的漁婆了。”及說了出來，方想起話未忖奪，與方才說寶玉的話相連，後悔不及，羞的臉飛紅，便伏在桌上嗽個不住。

寶玉卻不留心，因見案上有詩，遂拿起來看了一遍，又不禁叫好。黛玉聽了，忙起來奪在手內，向燈上燒了。寶玉笑道：“我已背熟了，燒也無礙。”黛玉道：“我也好了許多，謝你一天來幾次瞧我，下雨還來。這會子夜深了，我也要歇著，你且請回去，明兒再來。”寶玉聽說，回手向怀中掏出一個核桃大小的一個金表來，瞧了一瞧，那針已指到戌末亥初之間，忙又揣了，說道：“原該歇了，又扰的你勞了半日神。”說著，披蓑戴笠出去了，又翻身進來問道：“你想什麼吃，告訴我，我明兒一早回老太太，豈不比老婆子們說的明白？”黛玉笑道：“等我夜里想著了，明兒早起告訴你。你聽雨越發緊了，快去罷。可有人跟著沒有？”有兩個婆子答應：“有人，外面拿著傘點著燈籠呢。”黛玉笑道：“這個天點燈籠？”寶玉道：“不相干，是明瓦的，不怕雨。”黛玉聽說，回手向書架上把個玻璃繡球燈拿了下來，命點一支小蜡來，遞與寶玉，道：“這個又比那個亮，正是雨里點的。”寶玉道：“我也有這麼一個，怕他們失腳滑倒了打破了，所以沒點來。”黛玉道：“跌了燈值錢，跌了人值錢？你又穿不慣木屐子。那燈籠命他們前頭照著。這個又輕巧又亮，原是雨里自己拿著的，你自己手里拿著這個，豈不好？明

兒再送來。就失了手也有限的，怎麼忽然又變出這‘剖腹藏珠’的脾氣來！”寶玉聽說，連忙接了過來，前頭兩個婆子打著傘提著明瓦燈，後頭還有兩個小丫鬟打著傘。寶玉便將這個燈遞與一個小丫頭捧著，寶玉扶著他的肩，一徑去了。

就有蘅蕪苑的一個婆子，也打著傘提著燈，送了一大包上等燕窩來，還有一包子洁粉梅片雪花洋糖。說：“這比買的強。姑娘說了：姑娘先吃著，完了再送來。”黛玉道：“回去說‘費心’。”命他外頭坐了吃茶。婆子笑道：“不吃茶了，我還有事呢。”黛玉笑道：“我也知道你們忙。如今天又涼，夜又長，越發該會個夜局，痛賭兩場了。”婆子笑道：“不瞞姑娘說，今年我大沾光兒了。橫豎每夜各處有幾個上夜的人，誤了更也不好，不如會個夜局，又坐了更，又解悶兒。今兒又是我的頭家，如今園門關了，就該上場了。”黛玉聽說笑道：“難為你。誤了你發財，冒雨送來。”命人給他幾百錢，打些酒吃，避避雨氣。那婆子笑道：“又破費姑娘賞酒吃。”說著，磕了一個頭，外面接了錢，打傘去了。

紫鵑收起燕窩，然後移燈下帘，伏侍黛玉睡下。黛玉自在枕上感念寶釵，一時又羡他有母兄，一面又想寶玉雖素習和睦，終有嫌疑。又聽見窗外竹梢焦葉之上，雨聲淅瀝，清寒透幕，不覺又滴下淚來。直到四更將闌，方漸漸的睡了。暫且無話。要知端的，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